



如沐春風

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懺悔

● 黃源典*

忝為南台教師三十餘年，培育學生無數，他們在各行各業均有所表現，常讓我感到欣慰。但每當參加早期學生舉辦的同學會，我都對他們表示懺悔。懺悔過去的教學經驗不足、懺悔過去的見識狹隘、懺悔過去的管教方式欠當等等。「有懺悔才有改進的機會」，但願這句話能在我身上實現。以下我寫下我的懺悔，以供自我警惕。主要有以下五項：

一、判斷事理「難免主觀」

話說有一位年輕人，在逛夜市之際，見到鐵口直斷的攤位，正準備向相士開口請教，不意該相士眼明嘴快、胸有成竹地搶先說：「年輕人，你不用開口！我已經知道你要來請教什麼問題。」

「喔！」年輕人只好聽話，準備洗耳恭聽。

「你是要來問感情的事吧？看你雙眉深鎖，我就知道你的戀愛出了問題！」

「不是啦！」年輕人搖搖頭。

「那一定是要問事業囉！從你的印堂無光，就知道你的工作不如意。」

「沒有啊！」年輕人無奈的回應。

「那你到底要問什麼？」相士抓狂了。

* 黃源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我要問廁所在哪裡？」

「為什麼不早說？」相士相當不悅。

「我剛才要說，是你不讓我說的啊！」

這是 2012 年 8 月 16 日我參加佛光山所舉辦的全國教師佛學夏令營，慧昭法師所說的一則笑話。捧腹之餘，卻有許多的人生哲理值得省思。

人免不了會有主觀，尤其從事一種工作，當經驗不斷的積累，自信心因而逐漸增強，倘再加上主觀作祟，很容易就產生判斷失準的情形。回顧從事教育將近四十年來，雖然教學經驗漸增，然而主觀意識無法全然去除，對學生行為的判斷，也常有失準的遺憾。判斷失準，若有機會補救還無所謂，最怕是錯失良機，甚且連判斷錯誤都渾然不覺，更遑論改正之舉？

每當與教學同道閒話之時，難免會有「現在的學生程度越來越差，寫字難看，文句不通」的共同感慨。其實，我們已不知不覺陷入「以自己的專長，作為衡量別人的標準」的泥淖。設若學生也以她/他在電腦操作的水平作標準來衡量老師，除了傳授電腦課程的老師外，有幾位能與學生並駕齊驅？學生也可以說「笨老師」比比皆是？如此互相貶損對方，豈是教育之福？這種主觀的行為，確確實實有修正的必要。

更有甚者，將自己的專業課程視為無上的尊貴，把其他課程視之為糞土。專業課程也許是學生將來畢業之後謀生的知識技能，但真正走入本行的比例又有多少？更何況人總要生活，藝術、文學、倫理、媒體、政治、醫藥、飲食、娛樂等等都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全方位的學習，多方面的涉獵，才能過著了無遺憾的人生。職是之故，從事教育者能不慎乎？

二、未刻意「保留學生尊嚴」

在佛陀紀念館兩側長廊的牆上，有 86 幅彩畫護生圖，那都是將《星雲禪話》中的禪宗公案，由藝術家高爾泰、蒲小雨賢伉儷共同創作〈禪畫禪話〉，佛館再以彩色的水泥浮雕顯現出來，用意是將「禪」理落實於人的生活之中，讓信徒透過藝術的手法，輕鬆體會禪宗的生命智慧。其中有一幅「夜遊」，畫著一個小沙彌在夜裡翻牆時右腳



踩在師父的右肩上。故事的敘述是這樣的：小沙彌覺得寺院生活單調乏味，趁著天昏地黑的夜晚，獨自翻牆狎遊，他的師父仙崖禪師發現牆角有一張高腳板凳，知道有人開溜，就不動聲色，順手把板凳挪開，自己站在原先置放板凳的地方等待。當小沙彌遊罷歸來，不知板凳已被移走，翻牆之際，腳踩到的是軟軟的東西，而非硬硬的板凳；仔細一瞧，赫然發現自己的右腳竟然踩在師父的右肩上，心生畏懼，深知事態嚴重。這時候，如果是家長或一般師長，恐怕要興師問罪，或大聲斥責、或罰以鞭笞、或記以大過。然而，禪師待小沙彌從肩膀緩緩下來，著地之後，只輕聲的叮嚀：「夜深天涼，趕快回去多加衣服，免得著涼！」此事仙崖禪師從來不提，全寺一百多位學僧也無人知曉；然而自此而後，再也沒有人翻牆夜遊。



「留住學生的尊嚴，是最好的教育方法。」永光法師以這一句，為全國教師生命研習營開示。這一幅「夜遊」，透顯仙崖禪師對於小沙彌的翻牆夜遊，沒有一句責罵，企圖保住學僧的自尊；還以溫馨的叮嚀，希望學僧加衣以免受涼。這是愛的教育，是以關懷代替處罰的教育。「一時的愛心，人皆有之；長期的愛心，需要耐力」。替學生維持尊嚴，並不困難，若說執教數十年全無差池，恐怕也不太容易。初為人師，對於學生上課不專心、學業表現不甚理想者，基於強烈的使命感，不免在課堂上鞭策、督促、糾正，學生的自尊或許因而受損。如果使用冷言冷語，反而會造成師生關係的疏離。

1955年我開始讀小學，在打罵教育中成長。考卷上每有一個錯字，就得在大庭廣眾遭老師以藤條伺候。成績越差，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就越有希望。老實說，當年在學校裡學生可說毫無「尊嚴」可言，被老師打是家常便飯，而且普及率百分百，誰膽敢將被打的事告訴家長，恐怕又有「二次傷害」的事件發生。遭逢言語的「霸凌」，也是人人有分，習以為常。「不打不成器，不罵不知義」成了當時天經地義的核心價值。



1974年，我從海軍陸戰隊退伍，幸蒙林壽宏恩師的引薦、辛文炳校長的謬賞，忝列南台工專的教席。或許從小耳濡目染，「當眾糾正學生、處罰學生」，視為理所當然，而且是負責任的老師應有的作為。怎會顧慮到學生的尊嚴與感受？伴隨年歲的增長，教育風氣的不變，「留住學生的尊嚴」的觀念雖已常駐我心，拿捏是否得宜？須賴慧心巧思，非平凡如我者所能做得盡善盡美。

三、未「重視學生的自悟」

星雲法師對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有一套與一般學校迥異的管理方式。例如：有一位女同學想家，向校方請省親假五天，老師認為三天已經足夠，擬准三天，星雲卻裁示給假七天。這位女學生帶著高興的心情返家。第一天，母親特意向服務單位請假，做了她喜歡吃的菜，而且母女交談甚歡。第二天，母親將飯菜做好之後，就跟這位女兒告辭，要她自己熱菜，然後趕著上班。女同學獨自一人在家，開始感覺無聊。第三天，母親的做法跟第二天一樣，她的孤獨感油然而生，忍耐到下午就整裝回校。星雲給假超過學生的預期，學生的心情想必欣喜若狂，學生難忍寂寞就返校，也是很自然的事。設若給假五天，心情不如七天的愉悅，最糟糕的是給三天假，學生可能帶著恨意，說不定會找藉口延遲返校作為報復。另外，小沙彌要在早上四點多起床做早課，有人賴床，星雲罰他繼續睡覺，並且不得到大雄寶殿禮佛一星期。之後，竟然沒有人敢賴床。這些事例，都是星雲重視學生自悟的具體作法。個人數十年教學，對於此項，較為疏忽，有些慚愧。

四、未用心挖掘學生專長

2011年4月底，嚴長壽先生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該書第66頁有一段發人深省的敘述：「老師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學生挖掘、找到他們自身的天賦，看出每個學生的獨一無二，不適用填鴨式教育，交出一模一樣的『模範生』，『教育不是裝滿一壺水，而是點亮每個孩子心中的蠟燭，讓他發光、發亮』」。就在今年8月16日下午



的「菩薩行者」座談會，台南後甲國中總務主任陳月娥老師上台與學員分享教學心得。她認為教學是一種很有福報的事業，播下善種，就能結成善果。在她任教的班級，有一位學業低成就的 A 學生，得不到好人緣，顯得落寞寡歡。後來，陳老師得知 A 生擅長烹飪，就在露營活動分組之前宣佈：「想有口福的人，要與 A 同學同組」，一時之間，A 生突然備受重視，是人人爭取與之同組的熱門人物，加上他的廚藝受到誇讚，走起路來因之虎虎生風，確實找到了失落已久的自信，畢業之後旋即到大飯店上班，一展長才。另有一位 B 生喜歡在課堂敲敲打打，陳老師探原竟委，知道 B 生有木工的專長，於是將教室的窗戶、門板、桌椅歸他維修。由於技術備受肯定，別班的導師也請他幫忙，久而久之，自信心與日俱增，後來選擇高職相關類科繼續深造。陳老師就是擅於發掘學生的專長，又能適時加以肯定，讓學生能夠找到人生揮灑的舞台，所以她屹立杏壇二十餘年仍樂此不疲。

就個人而言，平心而論，學生在入學之前已經選好科系，若是發現專長與本科系不合，必須在轉系或轉校之間做出抉擇。過去曾經有五專機械科的徐慶鐘與二專夜間部電子科的林炳興兩位同學，因為喜歡音樂，曾陷入徬徨無助，因而建議報考音樂系，找到人生奮鬥的目標。至於其他同學，以鼓勵繼續深造與報考證照為重點，除此之外，乏善可陳。

五、往往忽略「傾聽與對話」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說：「一個學校辦學成功與否，取決於校友對學校的懷念」。就一般而言，校友可能會懷念母校教學的點點滴滴、設備的精良、生活的關照、就業的協助等等，其中以在學時期能夠受到老師的尊重為最窩心。傾聽學生的心語，是老師尊重學生的最具體的表現。所謂「傾聽」，是以親切的態度，盡全力的仔細聽、耐心的聽。如此，才能充分了解學生的想法、困境與需求，方能「因材施教」、「及時協助」，學生也能「適性發展」、「適得其所」。「對話」，必須做到誠懇交談，語彙豐富、語意精準，才能表達得淋漓盡致。對話的內容必須包含：肯定學生現有的成就，提出正向思考的對策，以鼓勵替代責備，千萬不可否定學生的想法或存在的價值。「老師期望學生





成為什麼樣的人，學生就有可能成為那個樣子的人」。曾經有一位老師跟學生說：「你的數學很好，以後會成為數學家」，果不其然，這位受肯定的學生真的成為數學家，而且還當了大學的校長。我年少輕狂，不喜讀書，導致初中三年級重讀，斯時很慶幸遇到導師林壽宏先生，他對我這個留級生的課業成績加以肯定，讓我的自信心倍增，因而在高中聯考名列第一志願榜單。忝列教席以降，耐心傾聽者有之，無耐心傾聽者亦有之；理性對話者有之，欠缺理性對話者亦難倖免。而今而後，宜當更加自我惕厲，期望能在教學生涯的末期，能有一個值得回憶的「句點」。

(2012年8月31日完稿)

